

名山藏

上冊

(明) 何喬遠 撰



八閩文獻叢刊

名山藏

上册

〔明〕何喬遠撰

張德信

商傳點校

王熹

福建人民出版社

點校前言

名山藏，一〇九卷，何喬遠撰。

何喬遠（一五五八—一六三一），字稚孝，號匪莪，福建晉江人。

喬遠夙有家教，慨然以儒者自命。父炯，字思默。專精于易，治宋儒之學。曾任靖江儒學教諭。喬遠幼聰穎，工古文詞。萬曆四年（一五七六）與兄喬遷同登鄉榜，成舉人；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中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歷禮部精膳司員外郎、儀制司郎中。喬遠性剛直，有膽識，遇事敢爭。時神宗欲封長子爲王，喬遠上疏，言其不可：「恭繹祖訓，震器不可以久虛，國本不可以徐定。」（泉州府志卷四十四何喬遠傳）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喬遠抗疏救解。萬曆中，倭寇朝鮮，神宗應朝鮮使臣請，派兵援朝抗倭，兵部尚書石星主撫封倭，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舉措失誤，致六萬余人束手受刃。喬遠如實疏報，神宗爲之心動。然石星堅持已見，喬遠之言竟不得行。又請立宗學，開宗科，以疏通宗祿。禮部主事洪文衡公疏脫喬遠名，坐累貶廣西布政司經歷。以事辭歸，家居二十餘年，無仕進意。海內以喬遠與鄒南皋、馮仲好、趙儕鶴並稱「四君子」。光宗即位，召爲光祿

寺少卿，改太僕寺少卿。

熹宗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喬遠爲通政司添注左通政。時山東亂，攻陷城邑。喬遠疏言赤子無知，請乘大捷之後，招撫赦宥。紅丸案發，喬遠又請依先朝例爲議。人稱其識大體。進光祿寺卿，再遷通政司通政使。以疾乞休，疏凡五上，准以戶部左侍郎致仕。崇禎二年（一六二九），中外交薦，起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署戶、工二部事。後因事被劾，即自引歸。四年（一六三一）卒于家，年七十有四，贈工部尚書。學者稱鏡山先生。

喬遠公餘，搜核本朝實錄，兼及史冊典籍，博覽摘記。致仕後，結廬清源山下，先後脩葺故居，名其齋爲「自警」、「寡過」、「天聽」、「耻躬」，讀書其中。諸家史傳，野史稗乘，無不涉獵。勤于著述，筆耕不輟。著有獄志、膳志、西征集（查繼佐罪惟錄何喬遠傳作征西集），又輯著皇明文征七十四卷，纂閩書一百五十四卷，名山藏一〇九卷、鏡山全集七十二卷附五卷、日本考、編年集、四朝集等。皇明文征和閩書于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名山藏因記述觸清朝諱，被禁毀，少流傳。

名山藏係紀傳體史書，記明太祖至穆宗十三朝史事，偶及萬曆朝。錢謙益稱其「發名山之藏而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于後世則可矣」。可謂揭示喬遠之本意。

名山藏，爲私家編纂一代之史，體例之規、史料取捨、文字表述等，一任撰者史識史德，

少忌諱，少束縛。其書之優長，以往史家多有讚語，詳見諸序。以今觀之，大約有四：喬遠博覽群經諸史，古往治史體例，爛熟于胸。全書雖以記分類，然不外紀、傳、志三體。記前或冠小序，或闕如；記間記末或設「臣喬遠曰」，或設「即曰」。借以表明宗旨，抒發胸臆。後人讀之，多有啓迪。此其一。其二，當代人記前代事，引述史籍而不拘泥史籍。力矯其「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不書弊，書朝而不書野，書顯而不書微」之弊，明言爲富不仁者不作傳，尤重陋巷耕鑿傭販者。引述史籍而更重親履目睹之事，頗多親歷實錄。喬遠王享記呂宋云：「余志海外諸夷，並時事焉。」又云「余海上人，習知之也。今我不述，後將何聞。」儼然以記述歷史真實爲己任。所引史料、人物亦多爲他書稀見。又有明一代，系傳統社會轉型期，而嘉靖、隆慶、萬曆朝又爲明代之轉型期。此乃史學同仁之共識。喬遠貨殖記馬一龍傳之記述，生動具體，當爲此一轉型時期之典型事例，他書所無。不僅如此，喬遠又記載對外貿易商人事跡，另設方技記，收錄正史多所忽略之科技人物及其史料。謝國楨先生稱其爲「受資本主義萌芽影響、思想比較進步」之士，似指此。其三，喬遠脩史，不忌諱，不昧事，不陳陳相因。然所記史實，皆有依據，且直接影響後世脩史者。論其依據，典謨記、坤則記、開聖帝、繼體記、分藩記、勳封記，取自實錄；而臣林記，除實錄外，取自焦竑獻徵錄、傳主文集尤多。論其影響，談遷國權、查繼佐罪惟錄等與焉；即清脩明史，雖

有明史稿可資參考，但觀其行文，其於名山藏亦有蛛絲馬跡可尋。此例甚多，恕不列舉。其四，喬遠行文敘事，自成風格，或簡或詳，取捨允當，咸以人物事實而定。如臣林記著錄人物，政事之外，軼聞趣事，夾敘其中；奏疏條議，節選其要，賅而不繁，人物性格凸現，得其全貌。保存諸多珍貴史料，免治史者翻檢之苦。至王享記所載，或補史之缺，或正史之謬，在在多有，難能可貴。

私人脩史，難於官脩。條件局限，自不待言。就體例言，當列表者未列，以文述之，稍顯繁瑣；錢法、馬政、茶馬、鹽法諸記，制度立廢沿革，略而不書；臣林記下有外記，而雜記拖後；宦者記、宦者雜記相類。儒林記單列，而關柝記、文苑記前又冠以臣林記。臣林記收錄人物，或以時序敘述生平事跡，或先敘生平，再敘事跡，體例不一，似出衆人之手所致。就內容言，或繁或簡，兼而有之。雖有事則繁，無事則簡，是其優長，然開聖記之睿宗獻皇帝、獻皇后，無所不錄。較之他傳，繁簡過當。至建文朝諸臣，列入外記，亦與他史體例不合，抑或喬遠史識如此，不當苛求。第四十五卷後，卷次缺如，或付梓倉促，未克完成。

名山藏，列三十七記，一一一卷（姑以未刻之典禮記、樂舞記各爲一卷計），明史藝文志著錄三十七卷，千頃堂書目著錄爲一百卷本，另有一百零六卷、一百零八卷等版本。今

存有崇禎十三年刻本，藏於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山西祁縣圖書館等處。許仲凱先生何喬遠所著名山藏（見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出版的影印本），以梓、校、謹錄者姓名異同，推論「清初尚有刷印之舉」。另據昌彼得先生總其成之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一九六五年文史哲出版社）所收人物引述名山藏卷數，亦與北大藏本卷數有異。如北大藏本臣林記十八所載張孚敬、夏言事跡，索引標爲臣林記十九；北大藏本臣林記十九林俊等人事跡，索引標爲臣林記十八；北大藏本卷八十五儒林記下王守仁、王艮事跡，索引標爲名山藏卷八十；北大藏本卷八十六臣林記文苑記郭傳、林鴻、孫黃、聶大年等人事跡，索引標爲名山藏卷八十一郭傳、聶大年，卷八十五林鴻、孫黃，等等。今流行于世者，有北京大學一九九三年八月出版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出版的影印本。

此次點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崇禎十三年版名山藏爲底本，其錯簡漫漶處，參以國家圖書館藏本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名山藏校正；訛脫衍倒處，參以明實錄、焦竑獻征錄及正史、政書、文集、志乘等補正。

爲便于讀者了解喬遠其人，本書將喬遠閱書我私志、查繼佐罪惟錄何喬遠傳、明史何喬遠傳、（乾隆）泉州府志何喬遠傳附于書末。

本書點校工作，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盧和先生委托商傳教授，商傳教授因教學科研任務繁忙，遂約王熹、張德信等，共同商議，確定點校底本，草擬凡例，分頭點校，以終其事。因成於衆手，不當之處，在所難免，祈方家指正。

點校者

二〇〇五年三月於北京

點校凡例

一、名山藏，千頃堂書目著錄百卷本，國家圖書館藏百零六卷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百零九卷本。本次點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崇禎十三年版之名山藏爲底本。北大藏本，折疊爲一冊，共四十冊，五函，深藍布函套，書冊高二十一點四公分，寬十四公分。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錢謙益名山藏序下方，鈐有「曹印秉章」、「理齋」、「玉研堂」、「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諸印記。

二、本書一依中華書局標點本明史之模式標點校勘。錯簡漫漶處，參以國家圖書館藏本及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名山藏校正；訛脫衍倒處，參以明實錄、焦竑獻征錄及正史、政書、明人文集、志乘等補正；文字殘缺而校勘無據者，以「□」標示。凡校勘之處，均予出校，以「〔一〕」、「〔二〕」、「〔三〕」等標示，書于句末；校勘文字置于卷末。

三、明顯之版刻錯誤，根據上下文意可以斷定是非者，如「己」、「巳」、「已」等，皆徑改而不出校記。

四、常見之異體字、古今字、俗體字，一般不改。但一書內之用字則力求統一；不常

見之異體字及不規範之俗體字，如「揚」作「𢇛」，「徒」作「𢇛」，「天」作「𢇛」等，則徑改，不出校。

五、底本中稱「虜」、「匪」、「蠻」、「賊」、「妖」、「寇」者，一仍其舊，讀者自能辨識。

六、鑒于名山藏付梓倉促，目錄不類。按史書體例，將原目錄略作調整，即臣林雜記調至臣林外記之後，宦者雜記調至宦者記之後；刪關柝記、文苑記前之臣林記字樣。

七、底本四十五卷後不注卷數，代以墨釘。今自卷之四十六，即輿地記起接編，典禮記、樂舞記未刻，存目不計，順序至王享記，總爲百零九卷。

八、底本目錄只著錄諸記名目，如典謨記、坤則記、臣林記等，記下不錄所涉帝王、后妃、諸臣名氏。而臣林記各卷著錄人物名氏，散見卷中，不著卷首。此次據底本內容，重編目錄，如典謨記，卷之一至卷之四收錄太祖高皇帝一至四，分列于各卷之下，他記同；臣林記除目錄各卷詳列該卷著錄人物名氏外，又于各卷首集中列出該卷著錄而散見卷中之人物名氏。

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稭孝，起家萬曆中。道德洽聞，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揚推典謨，勾稽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既沒，其書始大行於世。仲子南戶部郎九說，詒書謙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公羊託指於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固之書，討論於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以一人一時，網羅一代之事，既非專門服習之學，又無史局纂脩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據者或寡矣，遠無徵於杞、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果斷以奮筆，采毫貶芥，不以黨枯讎腐爲嫌，此一善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爲解，此二善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爛蕪穢爲累，此三善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道，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膴仕之慕，專精覃思，窮年繼晷，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士大夫從事於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史，以太倉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而弗克史！國家重熙

累洽，度越漢、唐，而史事闕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總而稱記也，則本紀、志、傳闕焉，記大事則年表闕焉，終篇則敘、傳闕焉，削史體也。一再登庸，官至卿貳，藏弄篋衍，（二）不敢繕寫進御，避史職也，公蓋未嘗自以爲史也。謙益竊取其書讀之，開天之創業，月表具在，其可委諸陳跡乎？開國之重典，丹書未亡，其猶問諸故府乎？朱墨之秘錄，豈無取於是正，而丹青之俗說，豈無待於刊削者乎？公之史，既有成書，而不敢以史自命，豈徒也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公與祥符王損仲皆官光祿，時時過從，商略史事。損仲告公曰：「古之爲史者，記則記，書則書，史則史。公之稱斯名也何居？」公蹴然起謝曰：「喬遠固陋，守其樸學，藏諸鏡山之下，傳諸家塾，僭矣，敢冒國史之名，詒本朝三百年史局之羞乎？」余與損仲歎此達言，以爲美譚。繇今觀之，非公之道德洽聞，具有三善者不能史；非公之好學深思，信而好古，不能不自以爲史也。然則今之大書深刻，發名山之藏而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于後世則可矣，其無廼非公之志也歟？

崇禎十三年庚辰閏正月，舊史官常熟錢謙益拜手撰。

序

古今邈矣，孰綱維是？宇宙遼矣，孰彙括是？史爲之也。慨自左辨乎甯，馬誚于班，荀、袁反范史而作漢紀，鑿齒正陳志以續春秋。繇是而降，人我互異，彼此交譏。縱抑一家之事，使典故參差，法守無據，斯人其辜，可比于不道無法之律。而三長五難之說，猶未減之餘論也。第世所稱良史才，恒不獲處史局。如韓昌黎、陳同甫輩，當時已有不盡其才之歎。即本朝弇州、北地諸公，亦僅僅充簿書，奔走蘭臺石室，不得一託足焉，有識者惜之。因慨然于國家歷祀幾三百年迄今，成史無聞。問其所用傳信者，不過曰累朝之實錄。至考實錄所紀，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不書弊，書朝而不書野，書顯而不書微。且也，序爵而不復序賢，避功而巧爲避罪。文獻之不足徵久矣！維余視草禁中，學識未充，心手相迂，轉喉觸諱，更有隱憂。余師大司空何匪莪先生，資詣絕倫，質文相副，誠三代以上人。歷官最久，則隨地赴功；著作日充，而立言合度。仕耻躁途，家無私廩。間嘗斑窺師之爲人，輒鰥然生克見不克繇之懼。生平以正王道、明大法爲己任，上取列聖之典謨，旁及六曹、九鎮、臣僕、士女、殊方、羣藝之有補益者，分事別類，細大必稽，爲記三十有七。於是，師殂

矣。余得從次君舅梯索而讀之。讀典謨諸記，可紹衣祖考；讀天因諸記，可寅畏上帝；讀禮樂諸記，可陶淑性情；讀刑法諸記，可明慎出入；讀河漕諸記，可協國而安民；讀兵馬、茶鹽諸記，可興利而蠲害；讀臣林諸記，可進君子；讀雜林諸記，可退小人；讀列女、高士諸記，可揚幽貞而獎廉靜；讀方外、貨技諸記，可抑淫巧而服要荒。篇終輒稱郎，以衡量焉。郎者云何？不敢失厥官也，儼若奉天主。于上書外令掌方志，凡辦法者考之，詔治者登之，以竊附于姬官外史之職，不爲越冠而典衣。雖然，懼矣！而勞實甚。積累思惟，編之一手，較彼十志成于馬，續十志補自中郎者，不猶百里之聽與千里之聽乎哉？師之疏大學、商誥，俾聖道沛若江河；記名山藏，俾王章炳如星日。雖詩文、奏議相輔以行，而名山一書，更屬深切而著明。一時大觀察爲峽江曾公，講性命，學爲八閩所宗，而大中丞則雲間沈公，直指使則曲周路公，悉同心齊德，一道生風，知是書足不朽，相與捐俸而剞劂之。欲藏之名山者，倏忽懸之國門矣。其藏之者，師之志；其不終藏者，詎非數君子之功與？昔裴駟之注史記，劉昭之注漢書，皆以後人而操弟子之業。其果爲弟子者何似？蘇端明恨不及親事魏公，幸載名籍中，以附于門下士列。其果爲弟子者又何似？此余序之之職也。至若綱維古今，櫟括宇宙，盡性以明道，述史而翼經，則自有一代之鼎鐘、千秋之俎豆在，泰曷敢知！左春坊左諭德、經筵日講官、門人曲沃李建泰頓首拜譔。

序

學問之道，大矣哉！博則不陋，敦則不怠，致治則永，勩傾則寧，格主則牖徹缶盈，明進止之機，則頽瀾砥而四維張，于萬斯年聖統，正猶弗之有逾也。而從事寥寥齷齪者，無論已；卓焉者，酣興墨醕，恣毫雲露。腸厭其蠹，梨涕其災。日憧憧，髯枯頭皓，而不知底究于身若世，絲髮焉裨？吾師鏡山先生，則可謂終身于斯而已。余出其門，讀其書。已得其名山一集，更孳孳歎備美無以加而誠服。夫子之脩詞居業，非無本而然也。大都士大夫之病在親利名，遠經史。故躋通牖有術而決帷幄無術，推異已有據而推古今無據。或驕語邀稽，而當代替如；或哆口寅恭，而救時束手。爲問我國家祥濬何源？祜秩何派？二祖、列宗沿革幾何法？世守幾何事？應斟酌幾何事？后嬪嗣徽幾何氏？諸王封建幾何國？名臣芳蹟疇最？其貽穢者疇最？九夷八蠻種落奚狀？馴悖奚情？版章之大，山川險夷奚扼要？禮、樂、政、刑，弛張棘徐孰中？漕、輓、錢、鹽諸制，兵、農、垌、牧諸大務，孰弊孰善？窮變通久，孰與時宜？有犁然掌畫，應聲而熟數者，伊何人歟？況乎巷寺之佞忠，方技之遁見，以及女流之幽芬奇幹，并其名耳食罕矣，過而問焉者誰？噫，八股梯

榮，律令導主，誤社稷蒼生者，職是咎也。吾師之學，根柢誠正，而得力於洗心退藏居多。終其身出山日少。家食時，賒無一念置國卹，實無一念繫簪組。其立朝也，請定冊有疏，止東封有疏，守廣寧、散蓮賊有疏，留都之浮費、漕艘之節裁各有疏，鑿鑿然經濟訏謨。無不頌文靖早見，而欽仲淹之先憂者。至于海濱巨鱷，勢已滔天，乃以整棲逸叟，綸羽一揮，稽首歸命。眎小邾在春秋不敵大國之血，願季路一言而無盟者，孚格之神，幾幾過之。使其時汲引有人，而得畢其論思、匡弼之作用，十堯九舜，于舞鳳儀，于親見乎何有！惜也逆焰如燎，典刑抱蔓，南臯少墟，聯翩霞翔，而師遂以鏡山老矣。要以經術經世，方之古人，又多讓哉？余鄙人也，鄰孤聞渺，弗克稟師傳，表章師學，暢吾師未竟之業于方來。而斌斌繼師體者亦清白世堅，手遺編無策授梓，相對歛歔。忽參藩曾二雲其人者，蒿眸世寒，軒志千秋，式師廬而愾焉。蠲祿鳩工，勒厥編以行世。噫，吾道其有慶乎！吾不敢謂天下無吾師其人，亦不敢苛望士大夫必如吾師之清，如吾師之和，如吾師之進難而退易。但願讀師集者，虛參確證，揚休表微，毋世說比之，而經史求之，于以考國典，識時務，標轉否、亨屯之偉伐，而光輔聖天子中興之大成，師將不沒也夫。且好問學，孰如我后？每從侍從之餘，竊見采菟批答，樂之忘勞；宸翰天言，霏霏式玉。頃復加意元良，就將蚤計。昭昭乎揭帝王大學，傳示來茲。是編也，約而該，贍而不靡。上下二百七十年，脩齊治平之道，包舉無漏。

即以繕呈乙覽，附列講筵，備藜閣之引陳，分前星之餘照。繹祖啓后之功行，得與大本、寶訓諸書並垂石室而奕世不朽，不亦可乎？曰，可矣。翰林院檢討太原門生王邵沐手書。

校勘記

〔一〕藏弄篋衍「弄」原作「棄」，據文意改。